

翻譯與研究五十年

昇曙夢著
文之譯



上雜出版社

翻譯與研究五十年

昇 曙 夢 著
文 之 譯

上 雜 出 版 社

原書名：研究和翻譯五十年

著者：昇曙夢

出版者：日本 東京 新星社 1950年 “俄羅斯文學研究”季刊

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一版(初1)

上海印 0 001—4 000
本版印數 4 000 冊

翻譯與研究五十年

著者 昇 曙 夢

譯者 文 之

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

上海 寧波路655號

排版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.636 權.341 43頁 36開 36 000字

• 版權所有 •

目次

翻譯與研究五十年……………一

附錄

昇曙夢氏著作年譜……………五三

在日本的俄國文學研究（除村吉太郎）……………六二

*

譯後記

翻譯與研究五十年

——爲了迎接古稀的年齡——

若要談到自己過去事情的回憶，結果不是容易變成老生常談，便是自吹自捧一番，因而很覺煩惱，可是這是編者的請託^①，所以沒有辦法。不過其中也未必沒有可供新進者參考之處，祇好請耐着心讀下去了。

我抱着進正教神學校（一般叫做尼可拉神學校）的志願，從故鄉奄美大島到首都^②去，是在明治二十八年^③的夏季。不過，那一年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，並不招

① 指日本東京新星社出版的季刊俄羅斯文學研究底編者除村吉太郎、藏原惟人等。

② 指日本東京。

③ 明治二十八年——一八九五年。

收新生，不得已而進同一教派的傳教學校過上一年，在第二年二十九年九月，整整一年，方才進入神學校，到三十六年七月（七年制）畢業。想起來固然是相當長期的寄宿生活，也許爲着專心用功的緣故罷，倒也並不覺得怎樣無聊。

那時期，剛巧是繼承了明治文化黎明期的浪漫主義思潮全盛時期，也是許多青年燃燒着理想和激動的時代：一方面是憧憬于某種高遠的、偉大的東西而旺盛地興起宗教熱；另一方面，從個性的覺醒、高唱尼采①底超人主義思想而爲人們歡迎的時代，狂飆時代行將在思想界出現。那一時期的青年，顛倒于德富兄弟②、內村鑑三③、網島梁川④、高山樗牛⑤、森鷗外⑥、坪內逍遙⑦和略後的上田敏⑧諸先生，那耽讀他們底著作的興奮，在今日差不多是無從想像的了。可以說，從最初起就是無批判地發生了感動、嚮往和驚嘆的心意的。

尤其是，關於俄羅斯文學來說，比起明治二十年代的勃興期來，三十年代初期雖幾乎有消滅的趨勢，但從三十四、五年時期起，該是受了尼采思想的影響罷，高爾基⑨羅曼蒂克時代的短篇，不斷地有人從英、德、法文重譯，接着，當契訶夫⑩

① Nietzsche (1844—1900) 德國超人主義的哲學家。代表作為查拉圖斯特如是說等。

② 指德富蘇峯 (1863—?) 和德富蘆花 (1868—1927) 兄弟。前者為評論家、歷史家，後者為小說家，代表作品為不如歸等。

③ 內村鑑三 (1861—1930) 日本基督教教的先覺者。批評家。他底著作涉及基督教文學、歷史、地理、語學各方面，代表作品為我是怎樣成為基督教徒的？

④ 網島梁川 (1873—1907) 思想家。曾編輯雜誌『早稻田文學』。代表作為病間錄、回光錄。

⑤ 高山樗牛 (1871—1902) 評論家。代表作為歷史小說瀧口入道。

⑥ 森鷗外 (1862—1922) 翻譯家、小說家。代表作為舞姬、青年、雁、高瀬舟、阿部一族等。

⑦ 坪内逍遙 (1859—1935) 小說家、翻譯家、莎士比亞研究及翻譯家。代表作為：當世書生氣質。

⑧ 上田敏 (1847—1916) 詩人、評論家、翻譯家。代表作為濫漚、上田敏詩集，譯詩集海潮音。

⑨ M. Toporkin (1868—1936) 蘇聯最偉大的作家。代表作為夜店、母親、福瑪、高爾傑葉夫、我的童年、在人間、我的大學、四十年等。

⑩ A. H. Geras (1860—1904) 戲劇作家、短篇小說家。代表作品：戲劇如櫻桃園、三姊妹、小說為匣中人、六號室等。

底短篇受到愛讀的時候，那久已不事翻譯的二葉亭先生①等等，在日俄戰爭前後，也譯了高爾基底作品以及安德列夫②底紅笑之類，重又回到文壇，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盛況。

我在神學校七年間的時代，剛巧相當于前面所說的時代，我底文學嗜好，主要的，很多是依靠當時的時代精神和讀書的刺激的。其中，例如民友社③的書籍、雜誌『文學界』④、早稻田專門學校⑤（後來的早稻田大學）發行的文學教育科講義，以及附近有名的神田小川町伊呂波租書所等，對於我都曾發生過進向文學的誘導作用，是些難以忘却的名字。

那末，我在學的是神學校，創立于明治初期，目的是在於養成俄羅斯正教派的牧師。純粹是歐洲式的這個七年制的學校，在日本說來，是從中學經過高等學校，而某些科目還達到大學程度的，所有科目的教科書，除去國漢⑥之外，從神學、哲

① 千葉亭四迷 (1864—1909) 本名長谷川辰之助，小說家、翻譯家。代表作品爲浮雲、平凡，著名的譯作爲屠格涅夫底獵人筆記等。

② T. H. Anderson (1871—1919) 戲劇作家、小說家。十月革命後成爲極端反動的思想家。代表作爲深淵、黑假面、人之一生、紅笑等。

③ 民友社，明治二十年（一八八七）德富蘇峯在東京組織的集團，曾創刊雜誌『國民之友』及報紙『國民新聞』，所參加的都是些當時知名的文人，如德富蘆花、國木田獨步、矢崎鎮四郎等等，被稱爲『民友社派』，可說是一些有革新理想的平民急進主義者。文學上有強烈的西洋文學（主要是英國文學）的傾向，而且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。

④ 文學界 (1898—99) 明治時代代表新興思想的純文學雜誌。參加的有上田敏、馬場孤蝶、樋口一葉、島崎藤村 (1872—1942)、平田秃木等等，被稱爲『文學界派』或是『高蹈派』。帶有歐洲文學，尤其是英國浪漫主義時代詩人的影響。

⑤ 早稻田專門學校 創立於明治十五（一八八二）年，至明治三十五、一九〇二年改稱『早稻田大學』，爲日本規模最大的大學。

⑥ 這裏的國族，指的是日文和漢文。

學直到地理、歷史，都是使用俄語的。聽說比我們早一個時期以前，好像連數學也是用俄語的，可是到了我們的時期，因為數學和理化學都改用了日語，因此方便了很多。由於什麼都是用俄語來灌輸的，所以俄語的進步比較來得迅速。特別是爲了沒有文學這一科目，於是文學理論上的知識，是用講義之類來補充的。不過那俄語教科書中有叫作『Хрестоматия』（文選）的，是從普希金①、果戈理②時期直到屠格涅夫③、陀思妥耶夫斯基④、托爾斯泰⑤等有名的作品中，摘取精華的部分編纂成的文集，它對於我便成了比任何都有力的進修俄國文學的指導書。但是不久之後，升到二、三年級，大體上能夠讀懂一些原著時，單是這『Хрестоматия』就不能感到滿足，而被一種慾望所驅使：想要一讀完整無缺的作品。幸運得很，教會本身的範圍內，有着附屬於學校的，不，遠不如說是有着直屬於尼可拉大主教的圖書館。這是一幢三樓建築的大廈：一樓當大會場，二樓是宗教書籍，而三樓是文藝書籍的陳列室。所藏的圖書主要是由俄國志願家以及信徒所捐贈的，從各文豪的全集直到文藝雜誌，祇要是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，差不多全部都有收藏。其中既有在俄

國本國也不多見的文獻，更有俄國人方面都認為是珍本的書冊。因此，尼可拉先生把圖書館看得比任何工作都來得重要，甚至還親自管理。可惜的是，當關東大地震的火災時，不幸單獨燒掉了三樓，使重要的文藝書籍全部歸諸烏有。當時我到莫斯科去了，不在國內；可是震災以後回來，看到圖書館底殘骸時，真有無限的感慨。

① A. G. Ильмин (1799—1837) 俄國最偉大的詩人、文學家。代表作品為上尉的女兒、葉甫蓋尼·奧涅金等。

② H. B. Торгов (1809—1852) 俄國寫實主義之父；小說家、戲劇家。代表作品為：塔拉斯·布利巴、死魂靈、巡按使等。

③ H. C. Тыренев (1818—1883) 小說家。代表作為獵人筆記、羅亭、父與子、前夜、處女地、貴族之家等。

④ Ф. M. Достоевский (1821—1881) 小說家。被稱為「邪惡的天才」。代表作為：罪與罰、被侮辱與損害的人們等。

⑤ Л. Толстой (1828—1910) 大作家。代表作品為戰爭與和平、安娜·卡列尼娜、復活、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等。

談話再回到學生時代去。當我能夠讀懂原文時，比起學校的學習，更多地利用了這個圖書館。尼可拉先生固然是個稀有的虔敬的宗教家，可是對於文學也有並不平凡的理解，即使對待我們學生罷，每在學科有空閒時，也勸我們誦讀俄國的古典文學；他自己呢，俄國的不必說了，就是日本的古典也是非常愛讀的。我們如果借文學書籍去時，先生就非常高興，不論是怎樣熾熱的夏天，也肯汗涔涔地跨上那高聳的三層樓梯，親自爲我們去找到需要的書籍。以先生自己來說，好像他最喜愛的是果戈理和陀思妥葉夫斯基，同時，也曾勸告我們努力多讀那兩位文豪底作品。可是，記得在學校時最先讀到的是普希金底作品，從魯斯蘭和柳德米拉、兩篇敘事詩，以及上尉的女兒和倍耳金小說集中的幾篇。像魯斯蘭和柳德米拉之類，甚至有些地方還讀到能夠背誦的地步。那其間，似乎讀過屠格涅夫底獵人筆記中的幾篇，和陀思妥葉夫斯基底兩三個短篇；但不知怎的，却想不起讀過托爾斯泰底作品。祇

記得在畢業前後，讀到謝斯托夫①底評論：托爾斯泰作品中的善，覺得相當困難。

我在學中繼普希金之後最心愛的作家是果戈理，他底主要作品幾乎可說是全部的，都用字典和手不離書的方法讀了一遍，然而仍不以此爲足，甚至還涉獵了關於果戈理的幾種傳記。于是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我被他底悲劇的生活（尤其是晚年的）打動了心境，想到要著述他底傳記，也不管還是個學生，就大膽地寫下了他底評傳。這題作俄國文豪果戈理，最先在我們正教青年會機關雜誌『使命』中，從明治三十五年四月（第四十期）起，一直連載到三十六年七月畢業前後才止。第二年的三十七年，便把它整理好了交給春陽堂出版單行本，這可算是我底處女出版物了。雖說著述，却有不少地方引自果戈理底作品，因此可說是一種半翻譯的文章。文體用的是當時流行的雅俗混合體，現在看起來差不多是不堪一讀的幼稚的文章，但在當時的我，倒是在過分興奮下寫成的，所以成爲親切的回憶之一了。

① Iles Illectos (1866—) 反動的著述家。他底許多評論，所顯是不安的文學、不安的哲

學底重要源泉。十月革命後亡命國外。

剛巧在這本書出版的時期裏（日俄戰爭最猛烈的時期），一個俄國陸軍上校，也是俄京某報館的隨軍記者，被收容在四國松山的俘虜收容所裏，偶然看到我底俄國文豪果戈理而好像覺得非常感動，就在松山報紙上發表了相當長的感想，這由一個朋友寄了給我。報紙早已遺失了，內容也已不能清楚記得。總之，所說的是他到日本來了之後，而且是在戰爭中，還能夠接觸到故國文豪底這樣名貴的傳記，是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，所以非常讚賞。當然，他不會讀日本文，該是通過別人的口譯，知道了書底內容而寫成的。那以後，留在我記憶中的是：尼可拉先生爲了慰問俘虜，派我帶了俄國的幻燈機到松山去時，曾經有過和那個上校親睦地促膝交談的事情。

畢竟，我底脾氣很怪，就是現在也還如此，若不乘興便不肯從事工作。不過另一方面，當一感到興趣，就會接連幾夜不睡覺地繼續工作，因此過後感到非常疲倦，很容易失眠。在寫作俄國文豪果戈理時也是同樣的；特別是那一時期，從我已

宗教的苦悶而深切同情果戈理晚年悲劇的結果，在寫作俄國文豪果戈理之間，精神興奮得接連過上幾天不眠之夜，曾經陷入極度的神經衰弱。有過一次這樣的事情：自己雖然是無意識的，突然跑出宿舍去，整夜在鎌倉的由井濱一帶徘徊，而使同窗的學友們相當擔憂。

這固然是些懺悔的話，但因為我底用功方法也是越出常軌的，所以雖是受到嚴格的寄宿舍生活底限制，但對於預習第二天學科之類，却仍能以三十分鐘或是一個鐘點，來圓滿地結束，而其餘的時間直到十點鐘就寢為止，就可以閱讀心愛的文學書，或是書寫原稿了。即使在就寢以後，也在等候同室的人睡熟了，再獨自用功到夜半過後。因此早晨就常常睡過時間，不必說早禱落後，甚至還有過根本不去參加的行爲。爲了這個原因，累次挨到舍監的白眼。因爲如此，我在學生時代並不是個怎樣守紀律的學生。對於習字、音樂、體操之類，學科並不怎麼重要的時間，大體上都是藉口某種理由而逃避掉的。有一次，忘記是什麼學科了，跨進教室去的先生早就留意到我的缺席，問了一聲：「昇怎麼啦？」同級的V爲了不安，立刻跑到病

室裏來，告訴我先生在喊。正在專心讀書的我感到麻煩，說着「我在生病，正想找他有事情，叫先生來罷。」把他打發回去。這樣，那個正直的V就照實告訴了先生，先生特地到病室裏來，倒也並不叱責，劈頭就問：「有什麼事情？」而使我大受窘迫。那時期，體質實際上確是很弱，可是即使在康健的時候也常常裝着假病，連着幾個月都躲在病室裏面，然後再裝着從病室到教室裏去的神色，因此在學七年之間，幾乎有半數是在病室裏面度過的。那其間，既寫作俄國文豪果戈理，也做了類乎翻譯的工作。後年蒐集在白夜集中的幾篇，便是多少加以修正了的這一時期的嘗試或是練習的譯文。比我低一、二級的學友，後來當過交通部政務次長而現在已去世的青木精一君底回憶錄中，有着寫出當時情形的一節——

「後來俄國文學權威昇曙夢君底學生時代，是一個羅曼蒂克的、感傷的、而且是沉思的、相當特別的學究。當然，學校的成績常常是優等的，可是對於預習第二天的學科之類，却總以三十分鐘或是一個鐘點的時間迅快地結束，而專心地去涉獵、精讀

普希金、果戈理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爾斯泰、契訶夫等俄國文豪底原作，一方面常在座右放着浩瀚的俄國文學史，熱心地鑽研。畢業後出版的單行本俄國文豪果戈理、白夜集中所收的各篇，有很多便是蒐集了學生時代執筆，而在各種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章。」

我從學生時代起就受到知遇的先輩嵯峨之屋小室翁①，也寫過下面那樣的同一時期的追憶——

「我初次見到昇君，確乎是在明治三十五年前後罷。那時，他還在河駿臺的學校裏，是個穿着棉布衣、小倉②褲、形態樸素、眉目清秀、面如白玉的瀟灑的美少年。

然而從那時起，他在學校裏已經有很高的才名，許多先輩正矚目于他的將來。那以後

① 嵯峨之屋小室（1863—？）矢崎謙四郎底筆名，一稱矢崎嵯峨之屋，小說家。精通俄語。代

表作品爲初戀（受有屠格涅夫作品的暗示）、空蟬、夢現境等。

② 小倉 日本地方名，這裏是指小倉地方所出產的一種棉布。